

南非成为非洲区域发展领导者的优势与困境^{*}

胡 美 刘鸿武

【内容提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密度最高的大陆，非洲的发展需要一个地区性的主导性力量。经过多年探索，南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理念与政策体系，并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地区冲突、促进和平与发展以及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切为南非引领或主导非洲大陆发展进程提供了优势条件。但南非本身的国家实力与政治意愿、它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又使其在扮演非洲发展领导角色、实现非洲地区大国政治抱负方面备受内外因素限制和部分非洲国家的质疑。长远来看，南非要真正成为非洲发展的领头羊或发挥地区发展的主导作用，其自身的实力与能力、其内政外交的理念与政策，尚需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持续累积与提升。

【关键词】南非；主导力量；发展援助；非洲发展

【作者简介】胡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江学者。

2013年3月，第五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作为会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特色国际援助之理论总结与实践创新”(11CJ022)、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议主办方的南非，也一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非洲大陆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南非有许多引起世人关注的地方，它不仅是非洲大陆唯一跨入“金砖国家”这一新兴国家俱乐部的国家，也是“20国成员”中唯一的非洲国家。因而人们对南非在非洲大陆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有种种的猜想与期待，南非自己也有许多志向和抱负。

长期以来，非洲大陆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这块大陆缺乏一个或几个具有区域发展引领性的大国。与世界其他大陆和地区都有南北关系不同，整个非洲大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54个非洲国家全是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大多数国家极穷且弱。那么，南非能否成功胜任来自非洲内部的发展动力角色？能否在非洲的发展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关于南非能否在非洲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国外学者如卡里斯·艾登（C. Alden）、D. 弗莱明（D. Flesmes）、彼得·卡格凡加（Peter Kagwanja）等探讨过^①，但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还不多。本文试图从南非主导非洲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和挑战两方面出发，探讨南非在未来非洲发展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期将此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 非洲的发展困局与南非的使命

非洲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日益急切而紧迫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却不得不接受世界上最大份额的国际援助。在国际援助的支助下，非洲的农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进展却因激增的人口、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动荡的政治环境而抵消。很显然，除了外部援助，非洲的发展还需要来自内部的驱动和引擎。

从世界近现代发展进程来看，一个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或若干个实力较强的核心国家，当这些核心国家或地区获得发展后，其发展的“溢出

^① C. Alden and Garth Le Pere, “South Africa in Africa: Bound to Lead?“, *Politikon*, Vol. 36, No. 1, 2009, pp. 145 - 169; D. Flesmes, “Regional Power South Africa: Co-operative Hegemony Constrained by Historical Leg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009; Peter Kagwanja, *An Encumbered Regional Power? The Capacity Gap in South Africa's Peace Diplomacy in Africa*, HSRC Press, 2009; 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效应”将带动周边国家甚至整个地区的整体性发展和崛起。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中找到很多的例证：在欧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带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大发展；在北美，美国的发展带动了北美经济的快速推进；在亚洲，崛起后的日本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继而很多国家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对于一个自然资源极为富庶、自然禀赋极高的大陆来说，非洲的发展潜质毋庸置疑。然而，历史上，殖民者这一外力因素破坏了非洲发展的步履节奏和内在逻辑。在殖民时代，殖民者人为地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在非洲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洲历史、民族、宗教和语言等因素的人为断裂。这些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在殖民者人为边界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每个国家国小民穷，而且邻国之间因为民族、宗教等历史问题而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因此，非洲虽然陆续完成了国家建构，但非洲内部的力量没有较好地完成早期的整合，非洲尚缺乏一个有效的、富于凝聚力的核心，也没有一个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发挥灵魂作用的结构性力量来有序重构非洲的发展信心和实力。就南非而言，其总体实力原本可以发挥这样的整合和示范作用，但长时间的种族矛盾让南非不得不长期聚焦国内斗争。而今，在新南非成立十多年后，南非已从种族隔离时期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中走出来，2011年加盟“金砖国家”行列，并于2013年成功举办了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认为当前的南非已经具备了成为非洲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的条件呢？

实际上，自新南非成立，南非就力图在非洲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泛非主义”到“非洲复兴”再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南非都是非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作为一个依托非洲发展的国家，南非也迫切地盼望非洲迅速摆脱欠发达状态。因而，南非一直试图在发展中为非洲伙伴提供“兄弟般的帮助”。^①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国家所创造的发展氛围，非洲的发展成为南非实现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多年来，由于非洲连年的战事和长期的欠发达状态，南非不得不承受邻国战乱和经济低靡发展所带来的隐忧。每年

^① Sven Grimm, “South Africa as a Development Partner in Africa”, EDC2020, No. 11, March 2011. © 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数百万的北方难民抵达南非，给南非的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压力。如津巴布韦的动荡，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津巴布韦难民进入南非，目前南非至少拥有 300 万来自津巴布韦的难民，致使南非国内连续爆发针对外国难民的暴乱。^① 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非洲的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很难彻底根治。

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有赖于这一地区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非洲是南非最现实、最具地缘优势的发展伙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南非的发展与非洲发展的紧密度在进一步增强。非洲是一个大洲，南非如能全面调动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在非洲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结构，南非就能够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非洲地区各国按照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就可以发展适合自身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形成以南非为首、其他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的产业梯队。随着各国产业升级，产业由先进国家向后进国家依次转移。这种模式不仅促进整个非洲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型国际分工的形成，而且可以给南非和非洲其他国家带来双赢的经济收益。

由此可见，非洲的发展不仅是非洲国家的愿望，也是南非实现自身发展、扮演更重要国际角色的催化剂。正如非洲经济委员会最新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非洲最大的市场来自于非洲内部”。出于非洲国家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南非希望在非洲发展中塑造更为积极的形象、肩负更为艰巨的使命。祖玛总统上台后，他将非洲国家的外交与对内工作的重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着力于非洲发展中的主导角色与自身快速发展相结合。祖玛曾明确表示，他将用行动证实自己“不单单是一个南非的总统”，而决心对整个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②

二 南非控驭非洲发展的优势条件

作为非洲大陆上经济发展能力较强的国家，南非在带动非洲发展上有

^① Nicolas Brulliard, “Zimbabwean refugees flood into South Africa”, *Global Post*, November 27, 2009.

^② “Zuma is proving to be more than just a ‘domestic president’”, 17 June, 2010, <http://www.saija.org.za/diplomatic-pouch/zuma-is-proving-to-be-more-than-just-a-domestic-president.html>. All rights reserved.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都将帮助南非在非洲发展的舞台上扮演更为主导的角色。

（一）南非在众多领域是引领非洲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作为非洲大陆上最具经济优势的国家，南非在非洲的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非洲经济“增长的引擎”。^① 南非的增长不仅将给非洲其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带来信心，而且还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南非经济每获得 1% 的增长，都将给非洲其他地区带来 0.5%—0.75% 的增长。^②

作为一个农业大陆，农业是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也是其寻求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希望所在。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农业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为尽力改善其他国家的农业状况，它为非洲各国积极提供农业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2004 年，南非的农业与国土事务部提供农业援助 5 000 万兰特。^③ 到 2010 年，南非已经在包括纳米比亚、马拉维、刚果等 22 个非洲国家发展农业，逾 1 000 名南非农民在非洲其他国家从事农业活动，由南非标准银行、渣打银行等向这些国家提供农业方面的资金支持。

南非大力倡导和协助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一些投资巨大、耗时较长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上贡献突出。在 NEPAD 的推动下，南非积极参与一些跨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南部非洲、西非和东非地区的电力网络、西非四国天然气管道系统等。为改善非洲内部的基础设施现状，南非电力公司（Eskom）和南非交通公司（Transnet）瞄准非洲欠发达地区，在能源开发和交通网络建设上提供大规模资金，建设环非海底光纤通信电缆，推广信息通信技术，缩小非洲与世界的沟通障碍。Eskom 向刚果投资 60 亿美元建设鹰噶（Inga）大坝工程，建成后所提供的电力不仅将弥补南非的电力短缺，而且也有望为西非和摩洛哥、埃及提供电力

^① Vivek Arora and Athanasios Vamvakidis, “South Africa in the African Economy: Growth Spillovers”,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10 2: 153, p. 154.

^② Vivek Arora, Athanasios Vamvakidis, “South Africa in the African Economy: Growth Spillovers”,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2, No. 2, 2010, p. 155.

^③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outh Africa Case*, 2008, p. 15.

供应。

南非也是非洲投资和贸易最为积极的参与者。2006—2008年，南非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达到26亿美元，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位列非洲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首。^①在南部非洲地区，南非总的经济输出约为1600亿美元，远超南部非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330亿美元。^②南非投资的主要领域除传统的优势产业，如矿业、土木工程建设和农业、旅游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外，非洲国家的能源产业、新兴信息通信技术、银行业和金融业成为南非投资的新热点，这些都是非洲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和领域。

南非为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来自南非的侨汇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矿业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25%的莱索托劳动力就业于南非的矿业部门，3/4的GDP来自侨汇，现在，这一比例仍为1/4。而今，来自南非的正式侨汇大约为每年10亿美元（占非洲GDP总量的0.2%），而非正式侨汇的规模还将超过这一数字。^③此外，南非也是非洲其他地区游客的重要来源，这些都将有效地带动非洲国家经济的改观。

南非越来越成为了非洲发展的中心，与其他非洲国家共享发展机遇。2010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拉动了南非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莫桑比克投资5100万美元修复从马普托到南非的铁路，升级了两国间的道路交通。为了迎接世界杯，莫桑比克也花费6亿美元建设新宾馆、娱乐场和其他休闲设施。NEPAD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宽频基础设施网络”（Uhurunet）投入20亿美元于海底光缆，在世界杯期间已经投入使用，它将非洲与印度、中东、欧洲和巴西等国直接联系起来。^④

① 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的对外发展援助国，2010年11月0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102/15158887295.shtml>

② Chris Alden, Garth Le Pere, “South Africa in Africa: Bound To Lead?”, *Politikon*, Vol. 36, NO. 1, 2009, p. 9.

③ John C. Anyanwu, Andrew E. O. Erhijakpor, “Do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ffect Poverty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2, NO. 1, March/Mars 2010, p. 54.

④ <http://www.ticad.net/documents/Overview%20of%20Tourism%20to%20Africa%20with%20reference%20to%20the%20Asia%20and%20Japan%20outbound%20markets.pdf>

（二）南非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地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区冲突是影响和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障碍。南非一直致力于在非洲的和平努力，支持联合国和非盟结束冲突和动荡、谋求持久和平和民主化转变的计划。自 1994 年开始，南非已在非洲执行了 40 项外交使命；协助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扫雷活动；在禁止销售“血钻”的“金伯利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等。^①

南非已经与许多非洲国家进入了双边战略框架内的和平进程，南非努力参与了布隆迪的维和进程，在帮助布隆迪新政府与其他党派对话、协助其安全部门的改革、实现政府改革以及进行经济重建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DRC 的和平进程中，南非联合其他国际援助者，让卢旺达和安哥拉通过和谈实现在 DRC 的撤军。在科特迪瓦，南非成功地实现了政府与北方叛乱分子在法国促成的《里纳斯—马克西斯协定》基础上实现双方和谈。在津巴布韦，在 SADC 的主持下，南非努力实现了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爱国阵线（ZANU-PF）与反对党“民主改变运动”之间的对话，促成双方在修订宪法的基础上达成了和平协定。

除了促成和平谈判，南非还努力通过国家建设和政权重组等方式促进和平进程，为塑造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南非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第一，运用自己在全球的存在对新兴政权给予政治支持；第二，吸引和鼓励自己的投资者进入后冲突政权来重建经济，带来必要的投资以资助稳定和发展；第三，给予培训和发展支持。^② DRC、苏丹、布隆迪和科摩罗等国都受益于南非的战后重建措施。

能力建设也是南非推进非洲和平进程的有力手段。围绕着国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反腐以及外交政策和外交培训等提高非洲国家的政权治理能力。为协助苏丹南方 2011 年的全民公投，南非外交部委托比勒陀利亚大学向苏丹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国际关系和外交能力的发展培训援助。此外，南非还通过非盟和 SADC，筹建非洲预备役部队、南部非洲地区部

^① Sch A. Adebajo, A. Adedeji and C. Landsberg, eds, *South Africa in Africa: The Post-Apartheid Era*,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7, pp. 98 – 99.

^② *Climate Change Resources Migration, Securing Africa in an Uncertain Climate*, Heinrich Boll Stiftung 2010, p. 3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队、南部非洲国家早期预警中心，建立起非洲的军事体系。

（三）南非在非洲地区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洲是一个地区组织较为发达的社会，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地区领袖的前提下，地区组织在地区事务的处理上肩负着商讨地区重要事务的重任。南非是非洲地区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在非盟（AU）、南部非洲共同体（SADC）、南部非洲关税联盟（SACU）等地区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着通过非洲地区组织成功促进非洲国家发展的经验。

以 SACU 为例，南非在促进南部非洲经济发展中效果显著。在 SACU 五个成员国中，南非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进出口贸易额度最高的国家，其进口有效提升了南部非洲国家内部的贸易水平。为了鼓励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平衡其他非洲国家在对南非贸易中所带来的贸易逆差，SACU 以税收的方式平衡这种逆差。为通过同盟内部的贸易协调促进同盟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南部非洲关税联盟条约”规定，较穷的国家自关税联盟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因而，通过 SACU，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和斯威士兰享受到来自南非的关税优惠。

南非是 SACU 最大的经济体，占据其消费税总额的 80%。^① 虽然南非在 SACU 中对关税的贡献率最大，但关税在各盟国间根据其 GDP 在 SACU 内的份额比例、每个盟国在 SACU 之间进口的份额等标准予以分配。据统计，南非每年为该基金贡献大约 20 亿兰特。^② 近年来，莱索托每年财政收入的 60%、斯威士兰每年财政收入的 70%、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每年财政收入的 40% 均来自关税分成。在 2010 年 7 月举行的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会议这样评价：SACU 作为一个“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同盟，致力于非洲人民未来的共同幸福”。^③

^①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outh Africa Case*, 2008, p. 15.

^② F. Flatter, M. Stern, *Implementing the SACU Revenue-Sharing Formula: Customs Revenues*. USAID: SEGA II, 2006, p. 16. http://qud.econ.queensu.ca/facult/flatters/writings/ff&ms_nt_sacu_rsf.pdf,

^③ Talitha Bertelamann-Scott, *SACU-One Hundred Not Out: What future for the Customs Union*, Occasional Paper 1, No. 68, SAHARA, Sept. 2010, p. 20.

(四) 南非正在建立和完善对非的发展援助理念和体系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非洲的发展离不开外部援助,围绕着非洲发展,南非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其新兴的援助理念和体系,在非洲发展体系中成效显著。前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便开始开展对一些非洲种族隔离国家的支持,新南非诞生后,南非试图通过其发展基础,在非洲国家的和平稳定、经济增长、政治自由等问题上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2000年底,南非成立官方发展援助基金“非洲复兴基金”(ARF),为非洲的复兴提供资助。2009年,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和协调对外援助工作,南非政府批准成立“南非发展合作局”(SADPA),将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发展援助整合起来,更有效地协调南非的对外发展援助。

南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援助国家,建立传统的援助关系,而是主张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建立起一种更适合非洲发展的新兴发展体系。它尽力“通过与非洲伙伴国合作的方式,避免传统的南北援助中出现的等级制度”。^①南非主张摆脱援助中的传统思维,不再将非洲视为“永久的援助接受者”,而应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节点”,试图通过共同发展重建非洲的发展体系。^②在非洲的其他国家看来,南非的这种新兴的发展主张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援助者具有某些相似的特点,因而,南非与这些国家一道被归入“新兴援助者”一类。

南非逐渐形成了以军事和教育为核心,农业、科技、卫生和入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援非体系。伴随着南非新兴援非理念的成型和援助体系的建立,援非额度逐年增加,非洲是南非最重要的受援对象,接受了南非援助的95%。根据2006年南非国家财政部的统计,从2002年开始,南非所提供的援助以每年26%的速度递增,2007年达到190亿兰特。2007年6月的政策会议准备的一份文件主张,南非的发展援助增加到其GDP的0.2%—0.5%。^③如果这一比例付诸实现,南非有望成为非洲最大的新兴援助者。

^①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outh Africa Case*, 2008, p. 13.

^② 亚历克·罗素《世界杯留给非洲什么?》,载《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525

^③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outh Africa Case*, 2008, p. 15.

南非的发展援助主要围绕着非洲的发展问题而展开。南非每年为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的学术交流、合作和访问机会，主要集中在与非洲发展关系密切的生物科技、能源、水资源、沙漠化、材料科学、制造、信息与交流科技以及数学等领域。合作研究计划也是南非提供教育援助的重要路径。在南非的科技发展规划中，南非与大学或非政府组织合作，通过提供办公场地、交流设备和人力支持推动该计划的实施。科技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和 NEPAD/AU 科技计划一起，在非洲的研究和科技组织中协调合作，传递知识、发展非洲的人力资源，为非洲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人道主义援助和艾滋病援助也是南非重要的援助计划。2008—2009年，南非的人道主义援助超过了1400万兰特，非洲国家是其最重要的受援对象。^① 南非还在南部非洲国家间重要的商务枢纽地带建立4个移动艾滋病诊所，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②

三 南非引领非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南非在非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南非在释放它的角色能量时，也不断地受到来自下列因素的困扰。

（一）南非难以跨越与非洲国家间进行更有效经济沟通的结构性障碍

南非和非洲国家都曾被殖民，殖民遗产成为非洲各国相对不发达的根源和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之一。受到殖民经济的影响，非洲国家经济构成较为单一、总体经济水平相似，经济结构互补不足而相似有余。至今，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南非也是一个以初级产品为经济优势部门的经济体，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出口贵金属的单一农矿业经济结构。

由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与宗主国间的“纵向”管理和联系，在独立后并没有成功实现制度变迁，发展的“路径依赖”较严重，非洲各国间

^①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outh Africa Case*, 2008, p. 16.

^② SADC plans mobile HIV clinics, 2010—11—17,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AidsFocus/SADC-plans-mobile-HIV-clinics>, 20101116.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的横向交往路径无法自我强化，非洲内部的横向联系大受影响。虽然南非尽力在非洲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基础设施等限制，南非与非洲国家之间、非洲国家内部之间的横向沟通障碍重重。目前在产业分工方面，由于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差距，产业的垂直分工无法完成。

非洲国家没有摆脱与发达国家形成的垂直分工格局，洲内的垂直分工格局又未能形成，相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经常使非洲国家间内部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度竞争之中。由于技术落差仍未明显形成，因此非洲内部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均无法得到合理和优化，这种情况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分裂，非洲国家内部无法实现社会生产的现代分工，也无法形成产品技术的上下游关系，在经济结构和水平上难以实现互补。而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又相对较低，自身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外向型经济的先进形成比较鲜明的二元结构，反差很大，使各国之间未能找到各具特色的经济优势领域。

（二）政治上的不安定，在稳定地区局势和发展经济方面困难重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发展的基本条件。20世纪90年代，非洲30多个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战争、冲突或骚乱。东非之角索马里持续数年的军事冲突，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苏丹等国常年持续的内战，当前北非地区依然持续的动乱，构成了非洲最深刻的政治动荡印象。政治动荡破坏了非洲地区的交通网络、通信系统和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的基本功能，其邻国被迫也承受因冲突外溢效应而带来的额外经济损失、先发制人的防御支出以及为战争难民提供的避难场所。

持续的政治冲突耗费了非洲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自1990年开始，非洲的武装冲突已耗费了非洲3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字与同期非洲接受外援的数字大致相当。据统计，1990—2007年，武装冲突给非洲发展所带来的损失为2480亿美元，平均每年18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年武装冲突使每个非洲国家经济缩水15%。以布隆迪为例，13年的冲突导致57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GDP的37%。^① 利比亚总统伊伦

^① IANSA, Oxfam & Saferworld, *Africa's Missing Billions: International arms flows and the cost of armed conflict* (Briefing Paper 107), 2007, p. 10.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Ellen Johnson-Shirleaf) 强调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清楚地知道由于武装冲突给非洲经济带来的损害……数百万的人民在武装冲突中受伤,这些冲突每年都要导致非洲数十亿美元的损失。”^① 南非试图在南部非洲的冲突解决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由于 SADC 国家对南非努力的抵制,它并没有产生理想的结果。

(三) 非洲区域一体化水平比较低,阻碍经济体系的升级与优化

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虽然非洲拥有各种类型的区域或者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数十个,但是区域内的市场并没能成功实现一体化,这阻碍了更大市场和规模经济投资的增长。这些方面的障碍阻碍了贸易的增长和扩张,特别是非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从而造成了非洲的贸易仍严重地向非洲之外的贸易伙伴倾斜。^② 这种情况导致了非洲无法在南非的主导下形成统一市场,一方面促进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促进双方的贸易增长。

各一体化的地区合作组织之间缺乏通约联系,东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OMESA)、SADC 和 SACU 等难以实现直接对话。如将近一半的 COMESA 成员是 SADC 的成员国,两者之间的联合却因各种障碍而搁置,这些障碍可能直接影响和弱化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内在功能。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无序竞争、冲突、政策规划和实施中的意见分歧、组织功用的不必要重复、市场难以统一、次地区的增长潜力受限等,制约了区域组织建构的能动性。2009 年,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在未获得 SACU 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率先与欧盟签署过渡经济伙伴协定,引起了南非和纳米比亚的不满,南非表示将降低对三国的税收分成。^③

虽然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出台了诸多的条文规定,促进成员国间的联系和合作,但各成员国在执行这些条文规定时缺乏协调和保障,各自为政,不遵循条文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各个区域组织内部的交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或者根本不存在。布隆迪、科摩罗、莱索托和索马里等国,至

^① Ellen Johnson-Shirleaf, 'Foreword' in IANSA, *Africa's Missing Billions: International arms flows and the cost of armed conflict*, Oxfam & Saferworld, 2007, p. 2.

^②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sses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ECA Policy Report Paper, 2004, p. 57.

^③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内部产生分歧》,2009 年 7 月 24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

今没有铁路系统。而现有的交通系统，却因为战争等原因而遭到严重的破坏。交通的阻隔和信息的匮乏严重地阻碍了一体化组织间的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

一些一体化组织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以 SADC 为例，结构的定位和与 SACU 成员身份的重合成为地区一体化更快更深入发展的一个障碍。随着欧盟和非加太国家之间的“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顺利进行，SADC 的一体化功能将为该协定所削弱甚至取代。因此，南非能否在非洲的一体化组织中扮演好联络员与协调者的角色，是非洲地区组织发挥更有效作用的重要契机。

（四）其他非洲国家的怀疑和不信任，消解着南非在非洲发展中的角色参与

虽然南非在努力地建构自己的非洲身份，但非洲国家对其商业利益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极为警惕。非洲国家对南非角色参与问题上的认同困境给南非带来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在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客看来，比起帮助它们建立起促使经济繁荣和市场进步、在有些部门更具竞争力并形成比较优势相比，南非对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主导该洲更感兴趣。^① 南非的发展政策经常被解释为是“带有政治权术”的倾向。因此，南非的发展政策服务于其自身的发展战略，用以撬动非洲国家开放其市场，以便南非实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部门的强大渗透。^②

过去十年间，在南非发展政策的主导下，南非的经济迅速而深入地向非洲各国扩展。这一扩展主要经由两种形式：非洲成为南非产品的重要市场；南非的资金通过合并、并购、合资和直接投资等方式间接地卷入。^③ 因此，很多非洲国家担心被“南非化”，甚至产生“南非集团”。因此，南非经常被贴上帝国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标签，前政府企业部长本人承认，南非公司经常被控诉为“对当地的商业团体、求职者甚至政府都是傲慢

① A. Adebajo, A. Adedeji, C. Landsberg, eds., *South Africa in Africa: The Post-Apartheid Era*,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7, pp. 58 - 62.

② Chris Alden, Garth Le Pere, *South Africa in Africa: Bound To Lead?* Politikon, Vol. 36, NO. 1, 2009, p. 15.

③ J. Daniel, A. Habib, R. Southall, eds., *State of the Nation: South Africa 2003 - 2004*, Cape Town: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2004, p. 366.

的、无礼的、冷漠的、漫不经心的”。^①实际上,这些担心影响到了南非在非洲发展中的角色扮演。正如南非学者所言,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严重地阻碍了南非在非洲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洲未来的发展。^②

余 论

自新南非一成立,新政权便清楚地意识到,非洲发展对南非重要而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它积极谋求在非洲发展中的建设性角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南非自身也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世界银行2008年的数据显示,南非经济增长率为3.1%,失业率高达41.8%,40%的穷人仅占社会总收入的6.1%,而20%的富人则分享了64.9%的社会财富。^③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严重给南非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2009年南非经济出现了17年来经济的首轮下滑,给南非的收入、就业和投资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南非财长特雷弗·曼纽尔日前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将使南非至少面临长达两年的经济困境。^④

要在非洲发展中发挥更为主导的角色,南非仍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具体说来,对于有着殖民历史的非洲大陆而言,找寻和建构起属于非洲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体系和结构成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发展之要务。南非能否凭借独立后重构自身经济结构的经验,从非洲国家中脱颖而出,再造和重构非洲经济生态结构,成为南非能否确立起主导性地位的关键。常年的战乱是制约非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南非当前的非洲维和构想和实践是否合乎非洲自身逻辑,能否有效地维护和保持非洲的和平,是给非洲创造

① P. Bond, T. Kapuya, "Arrogant, Disrespectful, Aloof and Careless: South African Corporations in Africa", *OSISA OPENSPACE*, Vol. 1, NO. 4, 2006, pp. 32.

② Habib Adam and Nthakeng Selinyane,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a realistic vision of an African century", in E. Sidiropoulos, ed., *Apartheid Past, Renaissance Future*. Johannesburg: SAHA, 2004, p. 54.

③ 根据世界银行网站2008年的数据给出,参见 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ddpreports/ViewSharedReport?REPORT_ID=9147&REQUEST_TYPE=VIEWADVANCED&DIMENSIONS=191

④ 新兴国家经济危机众生相:前景仍可期待,2009年1月23日, http://www.motlink.com/html/marketInfo/100001100cb0a512009012314453937_6.html

和平发展环境的关键。一体化在非洲发展中的地位极为特殊。一体化本身并不是实现发展的途径，但却是一种提升发展质量、实现更广阔经济目标的途径。^① 地区一体化既能增强成员国防止冲突的冲动，又能在成员国中起到充分的润滑作用，因而被视为“促进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手段。^② 南非参与的 SACU 是非洲众多地区组织中较为成功的组织，南非吸收和借鉴 SACU 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南非的角色优势，在非洲一体化建设中提出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地区组织建设方案，仍是考验南非的一大挑战。非洲国家对南非的种种猜疑和不信任恰恰折射了它彻底结束殖民的心理期待。借助新兴的援助体系，南非能否找准属于非洲发展的坐标系，是南非获得非洲认同、建构非洲身份的要义所在。

如果南非能够非常好地应对以上挑战，南非在非洲未来的发展中至少将发挥更为主导性的作用；如果南非不能应对以上绝大多数的挑战，南非将难以在非洲未来的发展中发挥比当前更为主导的作用。当然，未来非洲的发展之途将面临更多动态变化的挑战，这些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也将对南非主导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

(责任编辑: 王学军)

① Vivek Arora, Athanasios Vamvakidis, “South Africa in the African Economy: Growth Spillovers”,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2, NO. 2, 2010, p. 167.

② World Bank, *African Development Report: Conflict Resolution,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2008-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

exercise flexibility in line with conventional wisdom.

Key words: China , Zimbabwe , Investment , Peace and security

Title: The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of South Africa to be a Regional Development Leader

By Hu Mei , Liu Hongwu , PhD.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 Qianjiang Scholar of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A regional development leader is badly need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as a continent with so many development countries.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 South Africa has formed its development ideas and policy system ,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event and deal with the conflict all over the Africa and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African. All of these lead advantages of South Africa to be a dominant coun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ntinent. However , with the disadvantages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political will , the disputes from both history and reality with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 South Africa has many limit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in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leader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ambition of Africa , which stirs up the distrust from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as well. In the long run , in order to be a regional leader on the development , it is needed to be promoted on the national power and ability , its idea and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South Africa , Development Leader , Development aid ,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Title: An Analysis of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s Manufacturing Goods Export: Based on Trade Gravity Model

By Sun Zhina , scholar of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ly years , a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re gradually heating up , the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grows rapidly.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